



荣获美国童书至高荣誉
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

吹号手的诺言

[美] 埃里克·凯利◎著
刘荣◎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吹号手的诺言 / (美) 埃里克·凯利著; 刘荣译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12
(国际大奖儿童文学)
ISBN 978-7-220-11065-8
I. ①吹… II. ①埃… ②刘…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6918号

CHUIHAOSHOU DE NUOY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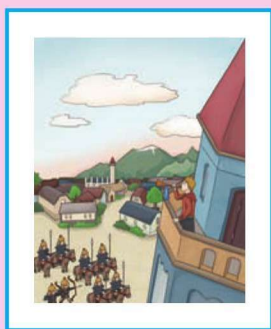
吹号手的诺言

[美] 埃里克·凯利 著 刘 荣 译

出版人	黄立新
策划组稿	张明辉
出版融合统筹	张明辉 袁 璐
责任编辑	张 丹
配 音	刘昱伶
封面设计	陈广领
责任印制	祝 健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印 刷	深圳市雅佳图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11065-8
定 价	29.8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作者简介

埃里克·凯利

埃里克·凯利 (1884—1960)，美国儿童文学作家，曾任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英语系教授。1929 年凭《吹号手的诺言》获得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其他作品有《圣诞节的夜莺》《星际漫游》《洁净的干草》等。



埃里克·凯利，1884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06年在达特茅斯学院就读。1921年1月，埃里克回到美国，并在梅塞斯堡学院任教。在这期间，凯利开始了文学创作，1925-1926年，埃里克以交换学者的身份再次来到波兰，并在克拉科夫城任教。

1925年，他来到了波兰，在克拉科夫大学担任了讲师。之后，他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克拉科夫城。他在城中漫步、游走，在图书中查阅资料，最后以圣母玛利亚大教堂流传已久的吹号手的传说为题材创作出了《吹号手的诺言》一书。1929年，埃里克凭借这部优秀的作品摘取了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的桂冠，为世人留下了一部经典之作。

《吹号手的诺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珍宝、忠诚和诺言的传奇故事，也是两个生活在不同世纪的吹号手的动人故事。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城，有一位忠诚的吹号手在13世纪被敌人射死。两个世纪之后，男孩约瑟一家来到了这座城市，寄居在一位炼金术士的楼下，约瑟的父亲获得了吹号手的职位。约瑟的家族一直珍藏着塔尔努夫大水晶球，也正是这个水晶球使他们一家陷入劫难。危难来临之际，约瑟吹响了号，从而获得了援助。这个水晶球最终去了哪里呢？约瑟一家人为了保护它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个饱含正能量的故事具有极大的感染力。



微信扫描
下方二维码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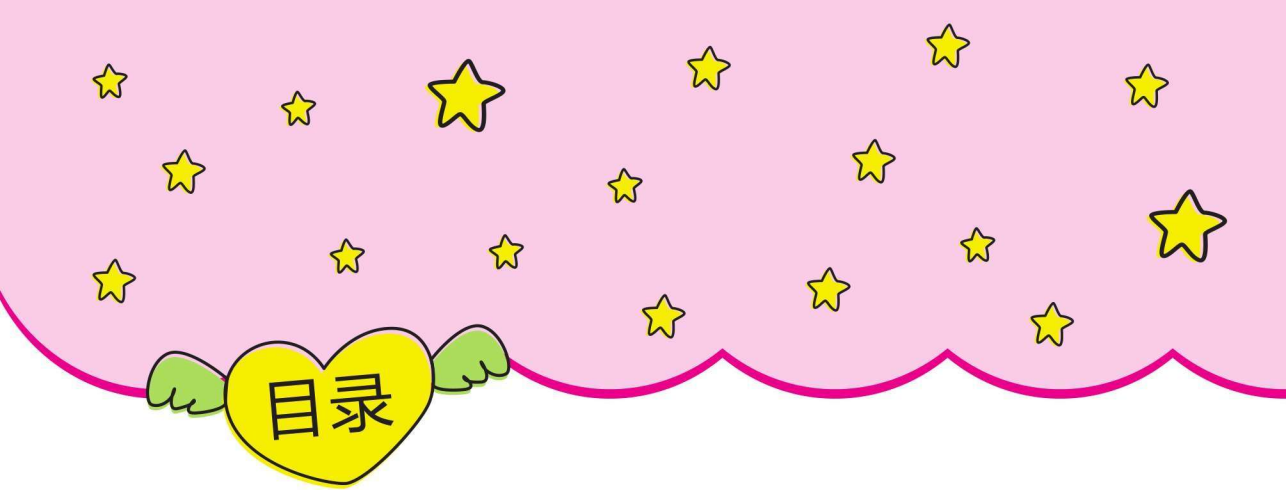
国际安徒生奖

卡内基文学奖

大师经典 世界名著 不朽之作

给孩子优质的文学滋养，给孩子精彩的全球视野，给孩子无穷的生命启迪。

微信扫描上方二维码，
即可获得更多线上数字资源，
徜徉更加广阔的文学世界！



引 子 ———— 年轻的波兰吹号手 / 001

第 一 章 ———— 不愿卖南瓜的人 / 006

第 二 章 ———— 克拉科夫城 / 012

第 三 章 ———— 炼金术士 / 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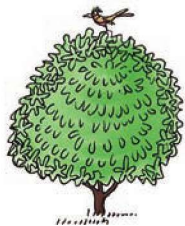
第 四 章 ———— 善良的杨·甘地 / 0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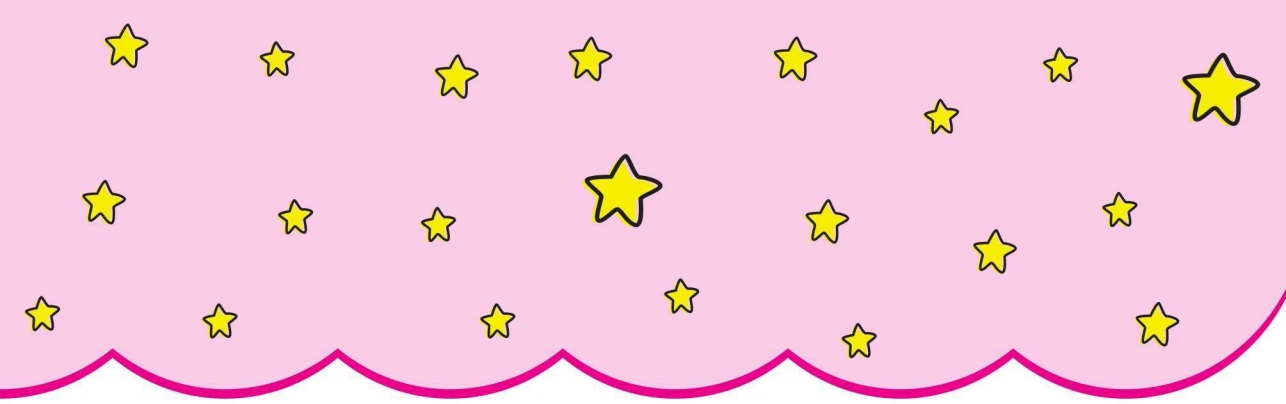
第 五 章 ———— 鸽子巷 / 046

第 六 章 ———— 吹号手的高塔 / 057

第 七 章 ———— 神秘的阁楼 / 064

第 八 章 ———— 纽扣脸彼得 / 073





第九章 —— 纽扣脸彼得的袭击 / 084

第十章 —— 魔鬼来了 / 091

第十一章 —— 偷袭教堂 / 099

第十二章 —— 最后几个音符 / 108

第十三章 —— 丢失的塔尔努夫大水晶球 / 118

第十四章 —— 火光中的克拉科夫城 / 130

第十五章 —— 面见卡兹米尔国王 / 138

第十六章 —— 水晶球的最终命运 / 148

尾 声 —— 未完成的音符 / 152





引子

年轻的波兰吹号手

1241年春天，基辅大路掀起一阵传言，然后传遍了整个俄罗斯。人们都相互传言：从东方过来的鞑靼人又要发动战争了。消息一散播开来，百姓们都心生恐惧，每天战战兢兢。母亲们时刻守护着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搂在怀中，不让孩子乱跑，因为她们听到鞑靼人的名字就很害怕，知道那些鞑靼人冷血无情。

几周以后，传言更加恐怖了。据说：波兰已经被鞑靼大军攻破了，乌克兰也是战火连绵。此外，还传言说：鞑靼大军已经占领了基辅，就连狮子城利沃夫也沦陷了。那支鞑靼大军野蛮前进，无人阻挡。现在，他们的铁骑只要再踏过前方几个宁静的农庄和肥沃的土地，就兵临东欧最美的城市——克拉科夫城了。

鞑靼人就像一群毫无人性的野兽，人们一见到他们就惊恐万分。他们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就连正在生长的小麦也难逃一劫。这些鞑靼人个头不高，皮肤黑黑的，留着杂乱浓密的大胡子，头发上扎着一个个小辫。他们骑着矮小的短脚马，马背上挂着满满的战利品。他们像雄狮一般勇猛，像巨犬一样大胆，可是他们铁石心肠，不懂慈悲和怜悯，更别提什么温柔和信仰了。

那些鞑靼人骑着战马，手握裹着皮子的铁盾，马鞍上挂着长矛。他们



穿着兽皮，耳朵上戴着金色的耳环，有的鼻子上还穿着金色的鼻环，他们的骑兵勇猛无畏，铁骑所到之处蹄声隆隆，扬起漫天飞尘。人们老远就能知道鞑靼大军要来了。鞑靼大军的士兵人数非常多。如果将整个长龙似的大军从头数到尾，不花个几天时间是数不完的。长长的后勤部队尾随在大军的后面，他们的职责是用马车押送战俘，运送粮草和以黄金为主的大批战利品。

在鞑靼大军前面，有一支吓破了胆的逃亡队伍。他们放弃了自己破烂的家园，依依不舍地离去，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痛苦的神情。战争波及的地方，最遭殃的就是穷苦的百姓。他们无处安身，身无分文，被逼无奈，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去逃难。不知道上帝有没有看到这一切，他们的逃亡的脚步一旦慢下来就会遭到厄运。这是一支悲惨的逃亡队伍：步履蹒跚的老人无精打采，不忍离开故土；嗷嗷待哺的婴孩哭叫着要母亲喂奶；体弱多病的妇女顶着病痛前行；前途未卜的男人叹息辛劳一世的耕地和财产化为乌有；稍大一些的孩子拖着疲惫的步伐跟在大人的身后，怀里还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宠物。

克拉科夫城的人一边为这些逃亡的难民敞开了大门，一边积极地准备抵御鞑靼大军。其实，克拉科夫城里的达官贵人和富翁们一听到战争的消息就跑了。他们中有的人去了西方避难，有的躲到了北方的修道院里——离克拉科夫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修道院，那个修道院的教友愿意接纳去那里避难的人，他们也时刻准备着抵御鞑靼大军。

那些疲惫不堪，惊慌失措的难民，很庆幸进入了克拉科夫城，他们进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面向南方祈祷、感恩。因为克拉科夫城的南边有一条叫作维斯瓦的河流，河边有一座山，叫瓦维尔山，这座山上有一座高大坚固的城堡——瓦维尔城堡。从国王克拉库斯时期起，波兰的国王和皇亲国戚都住在这个城堡里。

克拉科夫城的城外没有士兵把守，因为他们觉得城外驻守士兵只会徒增伤亡。几天来，越来越多的难民从四面八方赶到克拉科夫城，城里已经快挤爆了。眼看着鞑靼大军就要来了，人们用木栅栏封死了圣安德鲁教堂对面的海德堡上的城门，士兵们开始在城墙上巡逻、警戒，操戈待战，并



且做好了随时为保家卫国而牺牲的准备。

半夜时分，鞑靼大军兵临城下。残忍的鞑靼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一路过来不仅放火烧了城外的村庄，而且把郊外的圣福洛、圣约翰、举荣圣驾教区也洗劫了。最后，克拉科夫城还是沦陷了。

第二天清晨，在瓦维尔城堡站岗放哨的士兵发现克拉科夫城陷入了一片火光之中。城内城外，熊熊大火似乎要吞噬掉一切。只有三座教堂还没有燃起大火，它们分别是：大集市附近的圣母玛利亚大教堂，拥有高大塔尖的城门边上的圣安德鲁教堂和集市中央的圣阿达尔伯特教堂。至于那些没有躲进教堂的难民和市民，都没能逃脱这场灾难。然而，在这场大火中，有一个人年轻人幸免于难，他就是圣母玛利亚大教堂的吹号手。

凡是圣母玛利亚教堂的吹号手，都曾发过这样的誓言：“我谨以波兰子民、波兰国王与人民之仆的圣名起誓：我必忠于职守，至死不渝。我将在每一个约定的时刻，登上圣母玛利亚教堂的高塔，尊圣母圣名，每隔一个小时，吹奏一次《海纳圣歌》。”

这个年轻的吹号手也不例外，他曾发下了同样的誓言。每天早上，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维斯瓦河上，将河流从沉寂的黑色波纹变成舞动的金色丝带时，吹号手就要登上阳台，吹响《海纳圣歌》。

慌乱恐怖的夜晚总算过去了，早晨，年轻的吹号手毅然决然地站在高塔的阳台上，阳光温柔地洒在他的身上。此时，他的脚下是一群个子矮小的鞑靼士兵，他们在高塔下仰着头好奇地望着这个年轻人。其实，前些日子这个年轻人就有机会逃离这里，到城堡里避难，但他没有走，他牢记着自己的誓言，哪怕死神来临，他也要勇敢地面对，坚持到最后一刻。

这个吹号手年龄不大，估计也就20岁，他身穿一件深色的衣服，前襟系着对扣，一直拖到膝盖，像连体的灯笼裤。一件及腰的短外套套在深色衣服的外面，一条皮带束在腰间。黑色的长筒袜从膝盖处一直延伸到他舒适的尖头鞋里。他头上戴着一条皮制的头巾，看上去很像僧侣的帽兜，头巾完全盖住了他的头，只看得到他的脸和一头发。

他默默地想，母亲和妹妹现在应该到达了安全之地。早在十天前她们





就已经出城了，现在应该到表姐家了，愿上帝保佑她们一切顺利平安。

他突然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生命的可贵。此时的太阳高悬在维斯瓦河的上空，折射出耀眼的光芒，瓦维尔城堡的大教堂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个时候，神父已经做完了弥撒。每一个城门的上面都有时刻警戒的士兵，他们全副武装，身上的铠甲闪烁着金光，城门上空竖着一面精致的白鹰旗，在风中飘扬。

他还这么年轻，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怎么不会对生命有所留恋呢？但他知道波兰还在，为了国家和人民，他要像那些波兰士兵一样勇敢无畏，同残暴的侵略者战斗。就在昨天晚上，原来那只存在于老人的回忆和谈论中的残酷厮杀场景成了现实。现在，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死神正慢慢向他走近。因为他有着自己的信仰，他要践行自己的承诺，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这座教堂和自己国家的深深的爱。

“我必须信守我的誓言，”他低声地告诉自己，“我要忠于职守，至死不渝。”那一刻，他安详的面部透露着坚毅和决绝，他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了纠结和痛苦，他一心只想着履行职责，不管接下来的命运如何。计时的沙漏提醒着他该吹号了，他从容不迫地举起小号，放到了嘴边。

号声轻柔地在高塔上空响起，慢慢地，号声就变得悲怆又激昂，仿佛是在为争取胜利而呐喊。年轻的吹号手满怀希望地吹着。他想，他的誓言，或许在某些人看来并没有意义，但是，在这种时刻，人们必将记住他这种面对侵略者的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他的号声会激起人们反抗的勇气，给人们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才是他孤独死去意义所在。

高塔下的鞑靼士兵满腔怒火，岂能容忍这个年轻人若无其事地吹奏，其中一名士兵将死亡之箭射入了年轻的吹号手的胸膛。高塔上，被箭射中的吹号手奄奄一息，他依然紧攥着小号，靠在墙边。他遗憾曲子没有吹完，于是，他用生命的最后一丝力量吹响了最后的几个音符。这几个音符由强变弱，最后颤抖着消失在天际。与此同时，穷凶极恶的鞑靼士兵将火把丢向了那座木质的高塔，就这样，高塔和那个年轻人的灵魂，一起消失在了火光中。



第一章

不愿卖南瓜的人

1461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大早，火红的太阳就从天边升起，仿佛向人们告知那是盛夏最热的一天。此刻的克拉科夫——这座古老的城市沐浴在晨光之中，通向这座古城的一条条道路也明亮起来。进城的路上，农夫们赶着马车，重物堆满了车，压得马路隆隆作响。马车大多由一匹马拉着，车辕用单根粗糙的圆木做成，车轮由几块圆形的木板钉在一起组成，车轮的边缘用火烤过，这样会使车轮更加结实牢固。车的底板由几块粗糙木板组成，车子两边和车尾则是用柳条和芦苇编织而成，远远望去，整辆马车就像是一个装了轮子的巨大篮子。这些马车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行进，经过田野，甚至穿过溪流，看上去就像在波涛起伏的海面上飘摇的小船。

通常情况下，车夫走在马车旁边，妇女和孩子则耐心地坐在车上，车夫不时地用长长的鞭子抽打着马背，给马鼓劲。

不少马车上装着各种不同的商品——蔬菜、花、鸭子、母鸡、鹅、猪、黄油和牛奶。当然，有的车夫只运送动物的皮毛，有的只运送滋养城市花园的黑土，还有的拉着一车的家禽，那些马车的车夫脖子上挂着用线串起来的干蘑菇，像戴着珠链。这些车队的身后是笼罩在清晨的雾气和



金光之中的喀尔巴阡山脉的绵延山麓地带，不远处的维斯瓦河好像一只银色的手镯，环绕着瓦维尔山。湿润的青草和新鲜的泥土给清晨的空气带来了一番清新的气息。

市场就要开了，许多行驶了一整夜的马车终于来到了主干道，它们分别从克拉科夫、塔尔努夫、利沃夫和基辅等小路陆续汇集。有的车夫从距离古城遥远的边陲赶来，马车赶了两天两夜的路。集市上有从城中心来的衣着时髦的市民，有戴着圆草帽、穿着长衫的赤脚农夫，有穿着粗布衣裳、裹着头巾和披着艳丽披肩的农妇，这儿还有 12 个来自犹太村庄的男人，他们都穿着黑色的袍子，戴着黑色的帽子，额前露出黑色的卷发。

这里有当地的斯拉赫特或乡村绅士的仆役男孩，他们穿着皮质的衣服，比肮脏的农夫穿得要体面一些，这儿还有抱着小婴孩的妇女。在集市上还能看到在货车之间步履艰难行走的老人，他们这么做已经有三四十年了。

在这些商队里，每一个男人都会携带着某种武器，有的人腰间别着一把短刀，有的人手中拿着六尺长棍，还有的人在货车底下藏了一把大斧头。因为集市里有很多小偷，据说甚至破产的乡绅也会觊觎这些做生意的货车，以此来弥补自己的损失。然而，集市结束时更危险，因为农民们卖了货赚到了钱，盗贼更是眼红了。

尽管集市上几乎所有进城的货车都装得满满的，但有一辆车却是空空荡荡的。这还是一辆少有的双驾马车，看上去比周围的马车要结实，车上的人的穿着打扮也比农夫讲究，不像耕作的庄稼人。车夫看上去约莫 45 岁，他的妻子看上去比他小 10 岁，还有一个男孩，坐在敞开的马车的尾部，两条腿在满是灰尘和泥土的道路上晃荡着。

“看，老婆。”那个男人说着，用长鞭抽了一下马背——他的妻子靠着他坐在货车前面一个粗糙的座位上——“你看到的那座高塔是克拉科夫城外瓦维尔山的哨塔，假如我们能像鹤鸟一样飞，八点钟我们就能到那儿；看，远处还有两座高塔，它们都属于圣母玛利亚大教堂。经过三



个星期的长途奔波，看到它们，太让我高兴了。”

女人摘掉了头上灰色的帽兜，露出兴奋的脸庞，凝视着前方。“那里就是克拉科夫城，”她说，“它是我母亲的故乡，我的母亲经常给我说起这座古城的辉煌历史，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它。上帝知道我不想带着伤痛来见它。但上帝让我见到了它，我也要遵从上帝的旨意，我们终于来了！”

“是啊！”男人也跟着感叹道。

接下来，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说话。男人回想着早年在克拉科夫城的一些经历，女人怀念起乌克兰的家，男孩任他的思绪飘飞，想象着大城市里的景象。

他们正沉浸在自己的沉思中，忽然，他们身后的车队出现了一阵骚乱。后面的车夫们赶忙牵着马停在路的左边，为后面的人让出一条通道。男人回了神，转过头想看看是谁引起的骚乱，竟让车夫们都给他让路。他看见了一个骑着矮种马的骑士。

“闪开，闪开，”这个骑士大声叫嚷，“你们这些农夫，以为这条路是你们的吗？不好好待在农场，那才是你们的地盘。”他又愤怒地大骂一个农夫，因为那个农夫的马突然跑到了马路中间。“让开点，管好你那不听话的畜生，突然跳到马路中间，找死吗！”

“刚才我都快掉进沟里了。”农夫委屈地说。

骑士迅速看了一眼那个农夫的马车，发现车上除了干草——他打算卖给泥瓦匠的——就没有别的东西。于是，向前去追赶那个男人、女人和男孩乘坐的马车了。

这一家人好奇地看着这个慢慢靠近的骑士。这个男孩——约瑟·恰尔涅斯基，大约 15 岁的样子，长得不算多英俊，但也绝不难看，他的头发和眼睛是黑的，脸蛋圆圆的，看上去讨人喜欢。他的穿着很讲究，即便上面粘了些泥土：衣服的布料既不是仆役男孩穿的皮子，也不像农夫们穿的粗布，而是一种质地优良的棉布。穿在最外面的那件厚外衣也是棉布的，上面有纽扣，像裙子一样拖到了膝盖。他的脚上穿着棕色皮靴，



靴子筒直达上衣的底边。靴子的头部软软的。头上还戴着无边的圆帽，像土耳其人的头巾。

骑士接近了男孩，“小孩，小孩，”他用沙哑的声音叫唤着，“告诉你的父亲，让他停下来，你过来，牵着我的马。”

男孩听从了，他立刻从马车上跳下来，一把抓住马的缰绳，他意识到这个陌生人并不是什么好人。在那个战火刚刚平息的年头，每个人都觉得有必要保持一颗戒备心，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社会上盗贼随处可见，心存妒忌的朋友也会落井下石，达官贵人盘剥穷苦的人也是一种常态，穷人为了生存也会犯下盗取金钱的罪行。

因此，当约瑟抓住马的缰绳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或许从这个陌生人的眼神或语言或行为中已经察觉到，要格外小心这个人。虽然骑士身上穿着只有仆人才会穿的厚布制服，但是那制服下面露出了一截轻薄的铠甲，他的马裤也不是灯笼裤的样子，而是一条连体紧身皮裤。他头戴圆帽，帽子上挂着宝石链，或许是玻璃制的，在他脖子后面摆动。

然而，他的长相出卖了他的灵魂。那是一张黑黑的，椭圆形的透露着邪恶的面庞，狭窄的眼睛里射出绿光，眼睛上面的眉毛在鼻梁上方相交，活像一只猴子。他的脸上有一块纽扣般大小的圆形伤疤，那是一种在伏尔加河东部甚至第聂伯河等地常见的瘟疫留下的疤痕。有这种伤疤的，往往是鞑靼人、哥萨克人或者蒙古人。他有一对非常难看的下垂的耳朵，嘴巴就像万圣节南瓜的嘴，嘴巴上面的两撇小胡子和络腮胡子胡乱连在了一起。他腰上别着一把弯曲的短刀，外套下面隐约地可以看到一截镶满珠宝的东方匕首的刀柄。

男孩刚牵起马的缰绳，骑士就从马背上下来了，然后一跃跳到马车前。约瑟的父亲迅速从座位底下抽出一把十字短剑。

“别过来。”他大声警示，此时那个骑士向前伸出了手，像要抓住他的手似的。“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我向上帝保证，我一定会弄清你的底细。”

骑士停了下来，微笑着看着男人即将拔出来的剑，突然他的笑容里多了敬畏感，然后脱下他的帽子深深鞠躬后，说道：“我想你就是安德鲁·恰



尔涅斯基吧？”

“你知道得挺多，”男人答道，“不过陌生人应该称呼我为安德鲁·哈尔涅斯基先生。”

骑士又鞠了一躬，说道：“您说这话就见外了。我叫史蒂芬·奥斯特洛夫斯基，海乌姆人，现在在基辅任职。一个俄罗斯人派我来……”他说到这里就停了下来，好像觉得这件事不适合让别人知晓。“我回家的路上听说一伙鞑靼人从克里米亚北上，一路烧杀抢掠，破坏了不少人的房屋和田产，其中就有安德鲁·哈尔涅斯基的——哦，请原谅我的口误，是安德鲁·哈尔涅斯基先生的。我还听说，这家人要去投奔克拉科夫城的亲戚。我打听清楚这家人的相貌特征后，就一路紧追了过来。今天早上我看到一辆乌克兰马车，是由两匹马拉着的，而车上人的样貌也和我打听的一致，就猜测您正是我要找的人。于是我就斗胆主动上前来，问候您一声。”

安德鲁仔细地打量着身边这个陌生人的脸、衣服和身材，然后说道：“你还没说完吧？”“是的，”对方答道，“但是剩下的话得留到后面，到了克拉科夫城后，我们关上门说。我听说……”

骑士意味深长地说，然后朝空中画了一个圆圈。

安德鲁眯着眼睛看着眼前的这个陌生人，好让自己集中注意力观察他，免受外界的打扰。他的心并不十分冷静，尽管看上去表面上很平静。事实上，这个陌生人刚刚摆出的手势已经触动了他的那根敏感的神经。他知道这个男人说出的每个字都是假的，他知道他的名字并不是奥斯特洛夫斯基，虽然海乌姆有他这个姓，但是波兰人根本就没有他那种长相的，而且他最后说的话似乎是一种威胁。安德鲁意识到自从他们离开边境，这两个星期以来，他可能一直在跟踪他们，可能有人要阻止他进城。

“你听到的跟我没有关系，”他简单回应，“现在，你耽误了我不少时间，请回你的马背上吧！我没什么你认为重要的事同你说，也对你不感兴趣。”

安德鲁说得没错，前面的马车已经跑远了，后面的还过不来，因为他的车堵在路中间，后面的车夫早就不耐烦了，都在气愤地叫嚷。